砥齋集

祇齋集卷之二 跋

華山王[illegible]撰[illegible]

書郭亂伯藏華嶽碑後

漢隸之失也久矣衡山尚不辨自餘可知識辨之自亂伯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嶽碑海內寥寥不數本此本風骨務偉鋒芒如新允爲罕觀先生寶之有以也先生於書法四體各臻妙其得明漢隸當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

耳下嗚呼秦漢而後詎惟作者難亞善述者不易也

爲陳冷雲書桃源詩記跋

桃源人爲隱不爲仙蘇子瞻辨之矣然不可見之之云隱隱何負於仙哉隱不可見矣武陵之源者能至其居而太守不得其蹤則漁者無心入之而太守有心遇之也余友陳冷雲無心人也素嗜其文聞索余書以爲將一把玩如躋桃源嘻太守失之目前而冷雲索之紙上乎是將無貽有心之誚不然身隱焉文陶公之詩記且贅如其高臥羲皇則掀髯而遊寓目

而視焉往而不桃源也而又奚以壽爲聊識之以告
後之問津者

書太極圖說後壽湯荊峴兵憲

冬十月廿日今兵憲湯公覽揆之辰草茅下士無以爲壽乃書周元公太極圖說一通以請正焉蓋弘撰不學常竊有言云無極太極之辨象山爲其格物致知之論考亭爲是公學之宗也其必有以斷之昔明道常言不學便老而衰公篤於學矣而弘撰仍以學進此所謂不老不衰之道乃弘撰所以爲壽也

劉稲菴封君八十詩跋 代

介山之側代有異人焉史籍所識享耄期之齡出入將相五十餘年而天下望之以爲在神仙中者則寬夫文公其人也豈非龐鴻宕寘山川靈氣毓傑篤材故受性惟貞然乎以其觀於今福庵劉太翁紈非勝衮衮歎慕之懷焉翁夙負至性敦彝倫約躬敕度冲和雍穆而雅好問學傳濂洛關閩之秘爲文章法先秦兩漢尤重然諾周急恤難千里慕義春秋八十矣優游頤養猶日誦睿武自儆之什此豈司命所能制

共節耶。天子修老更之禮令有司上年耆行修者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合翁其誰與歸翁有子竹堂公爲京兆司理德洽平反方著勳庸於時崇階峻秩在指顧間其屬在下吏背奉教於公有非分之遇其偉才碩抱誠未易測今而知過庭之訓蓋得之翁者深也猶與天之報人有道文公於其身而翁於其子勢雖殊而道同豈有間焉夫執天下之平民而稱無冤者非定國之遺風乎則行且有高大翁之門者某不

後竊試目俟之矣嘉平望日爲翁撤帨之辰某問晝
於靡下諸子得人十有二詩如之得序一很嗇八頁
閒陵松栢之祝焉而某爲跋其後如右

書劉孝子冊後

廬墓古也割股非古也世衰教微人惟名是矜雖修
身礪志之士非廬墓割股不以孝稱而所稱爲孝子
者舍廬墓割股外或無他可述淫僻邪昫間有之矣
然鶩詭鄉里爲有司旌門衆身之本二者之中割股

覺法而世頹尤以爲難君子非之以爲毀親之遺體不顧天倫之間有市心焉昔　高皇帝著令常禁之而習者接踵不絕即予所見數輩雖察其禁服有於孝無與者吁可歎哉庚子冬余抱病草堂駐于自石來訪持一冊命予書劉孝子事謂其修德樂善遂禪理精神興韻學事親孝親喪廬墓六年故稱劉孝子云問其名曰諱問其字曰謹玄問曾刲股否曰否余喜曰古之道也劉子之行不苟矣是可書也遂伏枕識

之意以示來者知予雖不封肱亦可以孝自見也

書李岸翁閩七夕詞後

填詞一道語以本色爲尚若東墾山蒼疎悲壯之槩目無古今自是大江東去一派然楊柳外曉風殘月終屬當行家故柘湖論元人曲獨輸心於㑳梅香以此河濱沉酣經史尤精詣內典具經濟之略而不逢時晚乃游戲於斯間有所作聲韻穩貼縱橫合拍無所借襯吾鄉作者康王而後今在河濱矣閩七夕新

水分一闋慷慨凄楚何其音之悲也予劉覽數四而歎河濱所寄又寧獨在區區文藝之間耶辛丑秋日山史書

書臨玄祕塔帖後

書法鍾王尚矣繼莫妙於顏柳要其忠義正直之氣溢於筆墨之際今人舍顏柳不學而學吳興無怪乎世道之日下也辛丑秋日寓長安與李岸翁共晨夕間論及此岸翁深以爲然高陵郭子雲瞻有道君子

也嘗詒書於予、因書以貽之、雲瞻與田雲崖居相近
又同志、倘過汲古閣、幷可攜以示雲崖也、

唐榻金剛經跋

金剛經世傳絕少此渭上大宗伯南子與先生故物
也云得自壽州朱汝修大亂之後南氏所藏書畫蕩
然唯此與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眞跡得存宗伯之孫
鼎甫博雅能文而慷慨好義素與予善嘗以示予後
鼎甫司理柳州二物爲一孝廉借觀久之未復及還

河間郡丞中丞王公夙聞其名固求之鼎甫遂入取之孝廉家時孝廉已物其子以孝廉生時所得別本與魯公眞跡付之鼎甫不疑倉卒致之中丞故眞本乃得留披興唐寺見於集古錄而不言金剛經所謂石經乃八分書今此經後云以八分易誤故集王書始合獨所紀爲讚者姓名不同墨池篇止載其目而擀古要論乃以爲懷仁集石在雁塔下則謬矣予細觀筆勢神采煥發其嬿美墨敎遠勝吳將軍爲希世

之珍無疑然傚之手所書非集也卷末題識小楷復精絕固當是唐參軍所爲耳興唐寺即罔極寺予嘗特往其地旁皇四求頹垣衰草唯石佛一尊長丈餘臥於故址而已一二老僧不知文義詢之靑門故老亦絕無有能言之者蓋石之毀久矣自宋以來諸君子皆聞之而未睹故語率不確近閱董思白容臺集中言新都吳周生曾以逦城購之重摹上石而燕京黃氏亦有刻本然去斯千里矣

宋搨聖教序跋

咸林有孝廉爲逆闖勒仕作中舍者隨之𢓜闖於
內閣几上得此本攜之歸無幾孝廉歿歸之吾友東
雲雛復歸之孝廉之族又歸之吳氏或贈之貽予完
貫江東趙子一見識之曰此范質公先生故物也嗚
呼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以身徇難大節凜凜今對
此本先生靈爽倘式憑之撫摩之手痕宛然予初欲
歸付裝潢聞斯言遂止觀董文敏跋知舊爲陸文裕

所藏前此不具論自甲申以來不三十年間易其[illegible]者數矣宰相不能保而予以山林之人有之爲之[illegible]然太息俯仰今昔又不覺下新亭之淚耳與[illegible]原稿[illegible]

九成宮醴泉銘跋

此大宗伯南玄象先生所藏云朱汝修物也後有黎惟敬跋當時以爲天下第一本汝修旣歿遺書散亡宗伯以三十千得之舍人子語戴郭胤伯金石史中求異雖得之南氏余近得之雲雛令嗣各蹟流轉取

玩目前莫知其後也

書宋元人畫册後

戊申秋七月余將有事於燕趙道經淮徐與臧子楓仲爲傾蓋交酒間出所藏宋元人畫册屬題閒初收無慮數百幅積十有餘年而擇之以存者歷如此亦不易矣夫畫書之流而藝之微者也昔人以之澄懷觀道臧子博學好古又與傳青主先生及壽髦躍遊故鑒賞之精有如然屏非他好事者比也天下倜儻

高妙之士不得於時其志鬱而莫申類有所寓戴子其然乎白露既下旅鴈初飛登丹楓之閣而遠攬鍾阜在其南燕山在其北而漸近則傅氏之霜紅龕在焉西瞻二華眞源可間其下卽予之所爲蔽風雨也日月沉暉雲霞寨色危涕墜心始置是事

泉帖跋

世以泉潭絳汝爲淳化之子而泉實爲之冠或右絳者始過汝無足言潭則朱子目爲極可笑者絳亦失

之太瘦淳化固以豐穠爲貴耳泉之版在前代搨取入大內不知所終故舊搨鮮得此本西蜀楊用修故物流傳有據司馬買公得之以示坐客客或謂即淳化予按淳化中宋太宗命侍書王著臨搨御府所藏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卷首有臣王著模四字人但知卷末之有篆題而不知此故辨眞贋者亦恃爲一証又當時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其黑如漆今本不然予不能妄爲附會也

書文衡山花鳥册後

文待詔花鳥八幅婁江王文肅公寄馮翊馬文莊公於文肅文莊主試時所取士也師弟相與有古人之風予次女歸馬氏即文莊後嘗以是爲予壽戊申秋日攜之入都並付裝潢馬氏藏文肅書牘數十中有一札即致此畫者予并求之今附於其後待詔畫蒼而韻文肅書亦雅秀名臣高士之蹟皆足尚也

○題上黃庭蘭亭跋

此類上黃庭蘭亭而叢之敘。謂各帖所刻皆在其下。嘗是宋南宮所摹入石者。以其筆法頗似耳。今觀此本信然。咸寧尹黃升刊。頗上人。予嘗問之云。其石迺王。為好事者竊劃始盡舊搨。今不可復得。此本則予得之晉中故家。

題顧進之劍閣圖

予舊藏有李唐巴江雲棧圖。曲盡山川險阻之形。人商勞頓之狀。王弇州題跋謂今天下見之應為選方

惻然軫念蓋畫之非徒作者故比之文章苟其無裨世道雖工奚益予觀此卷意始延之而位置皴染得古人遺法又其餘事耳

題吳仲圭山水卷

元季高人多隱於畫仲圭嘗自題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大亂以和尚墓獨全其智亦足多矣仲圭畫法蒼匡此卷老筆紛披鬱森蒼秀真合作也

王阮亭藏王雅宜字卷跋

三百年書家世咸推枚山衡山爲旗鼓無如雅宜予數見遺跡結體運意頗取態者今觀此卷殊不爾古人蘊藝固不可測耶既專於舊得老宗家法外拓特勝以視此卷不啻過之而珍賞不置溢譽於取益爲學之道當如是耳

題沈石田秋實圖

白石翁秋實圖一卷共計四幅米仲宗湖石館所藏也卷首有來陽伯題字亂後歸之郭宛委爲友人分

割予得其二重付裝潢游戲之筆迥出天機故足珍也

高氏高曾規矩卷跋

高念祖佑釲輯其先世遺跡裝潢成卷采以爲訓四方之遊輒攜巾笥己酉夏同客都門出以相示蓋立身行政治生爲學之道具見於中而世風之降替人情之淳漓亦因之可徵顧予尤所歎惋者明水先生以營建浙府之役卒致畢命東市今觀與弟寶之書

有懸崖面壁云云神明鑒暇其自得乎深而與戴文石札則先生之冤已自預言之有無俟後日之辨而明者嗚呼士君子處心無媿禍福固所不計而聖人在上猶有失刑如此則可以爲國事之惜矣

書高寓公手跡卷後

寓公先生以庚辰登而當第時予已學爲文章顧未獲負笈問業無幾有甲申之變先生悲憤以死今觀遺跡其爲學砥行之槪著於言表而書法亦別有蕭

散之致風徽如在遐想慨然

題王雨公華山圖冊

華山故無圖有之自江東王安道始王元美稱其得馬夏風格陸叔平云遂挨宋人不似勝國弱腕乃自爲臨之以意相甲乙雖未獲寓目其致可想見吾宗兄雨公胸中富丘壑於甲辰之夏挾冊登絕頂徧探諸峰之勝處處志之歸爲圖二十四幀又别爲八幀山巒草樹水石徑棧以及殿閣茅茨無一不肖而淸

透發瀉[illegible]蒼潤鬱橫看側看遂使廬山眞面目歷歷[illegible]然消[illegible]出瞿斷皴則有營丘河陽遺法不知視王蒙亦進境矣何似然以私度之正恐有積薪之歎耳

十七帖跋

唐摹右軍眞跡。以十七帖爲佳。宋時魏泰家有硬黃本。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此本。正唐刻也。雖鋒迴異。非後人可及。

題品泉圖

品泉圖氣韻秀潤位置皴染皆有法舊有董宗伯題論之頗詳云是趙文敏得意筆皆法復精善故陳徵君有同觀之語甲申亂後爲人割取璧分劍析殊可恨而櫝去珠存亦何足寶也因重付裝潢而識之

題李長蘅小景

雲林畫以幽淡爲宗長蘅此冊雖未入室而筆墨簡遠得其遺意也

予生於壬戌中秋長蘅寫此在是歲之冬葢與予齊

年俯仰今昔不覺慨然戊申中秋山史再書

三兒遺札跋

予三兒雲隱先生於讀書學道之餘頗留心盟翰雖規模古人而得之天授者多此其臨池殘札所謂不經意之書從予宜裝潢珍藏請予題其後悲妹可取予撫管弦然不禁人琴之痛而宜也誠無忘其親則非徒有進於是者其亦知之乎

聖教序初斷本跋

予嘗得王季安、清華閣聖教序。初斷本。郭宛委定爲百年前物。有跋語載金石史中。浙江朱子葆亟賞之。謂與所見未斷本、無異。後子葆將趨、遂以贈別。今復得此本。視彼不啻弈弈過之。所稱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書以示輔兒、使珍臧焉。庚戌秋七月朔。山翁識。

季安本前有方以智、楊鶴、范文光、題語。後有郭宗昌、王振奇、張民表、來復、王鐸、溫自知、梁爾升、來恒、朱懷[illegible]、朱誼汁、徐如翰、朱懷熙、孫國敉、陸

敦滋、張學曾、劉廷標、韓騂伍、瑞甫存録、釋惟照如應題識、錄若畢具、亦曾與一米斷本、較優劣不分、盡獨手有工拙耳、附識於此、細各以題語前後字

題周元亮藏畫雲柳

予友太原傅青主徵君曾作一圖與此致同徵樂者帶月影耳其放而愈收亂而愈整亦是自白石翁得來今對此不勝春樹暮雲之思

趙元朔藏董文敏手札跋

文敏嘗云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其素所經營可知矣元朔藏此札腕力微弱而清淑之氣迎人眉宇

吳北魚藏蘭亭跋

蘭亭昔尊定武今崇潁上此似從豫章本摹刻者與今東陽本同出而小異潁上特以骨勝顧其石已毀今著名者更有上黨本然遠出其下

吳北魚藏聖教序跋

懷仁集右軍帖骨氣洞達爲百代楷今其未斷本價重連城不可易得此本乃初斷者鋒芒如新未收舊觀

龔雅生藏戒壇帖跋

吾鄉有北海雲麾碑今剝蝕不可復睹此戒壇帖尤覺遒健雅生珍之有以也

倪夫人繡譜跋

倪夫人婺郡之禮宗也苦節嚴寒玉而以詩文書畫

寄之死靡他之心斯其刺繡一種鴛管軼顧雖古之針神奚加焉嗚呼德而才若此微獨東南閨秀所不逮抑天下之爲丈夫者可以媿矣

題何氏墓圖

予昔嘗爲堪輿之說頗信之旣觀毘陵有云作善降慶作不善降殃儒者之論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今欲以一抔土定百世之吉凶亦疏矣然孝子之情有不能已者故不可不愼也何氏卜宅

兆意在此而不在彼予是以樂書之

題李紫庭藏左青岱畫美人

昔過耶餘坐丹楓閣觀宋元人畫册內有梧桐美人一幅工細之中饒超逸之致歎古人之奇絕青岱此幅雖未能及而雅飭猶存亦爾時之翹楚也青岱既歿紫庭念之不忘以無署款恐其久而或湮屬予識之紫庭篤故舊之義嘗爲予言青岱爲人樸而文不榮世法使永其年必有所就而惜乎天奪之早予擬

嘗戚戚重有所感又不獨以丹青之故也

天下名山圖跋

天下名山圖爲元亨利貞四册宋徽宗之所集也每册有自序而其臣蔡攸每幅爲之標題蓋自漢晉以來之能書者莫不備焉而其詭者所自署之款書間不類予竊定爲畫院諸人所臨摹而成者也吳興趙文敏有云御題畫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即此益可知予

言之有徵矣壬子冬從侯道撫侍御處得一舊目其位置皴染出於意表有非近世丹青之士所可辨者爲之低佪不能去嗚呼徽宗庸主而蔡攸奸邪小人也宋室顛覆實皆繇之其君臣上下之際本不足道而此册流傳人間歷數百年使求之者購以兼金藏之者襲以文錦見之者歡欣讚歎如得未曾有頃忘其亡國之恥而追想其風雅文采之致至與商周先王之彝鼎等重然則畫雖小道其亦何可忽也哉

題爛柯圖

嗚呼修短有命同歸於盡衍短爲修其實仍短盧生黄粱是也縮修爲短其修安在王質爛柯其然乎觀斯圖者亦可以爽然而悟矣

書王文安題畫石册後

予仲兄舊藏石齋先生畫石一幀蕭淡奇崛致足佳也惜失之兵火文安在輦下嘗言平生推服唯石齋一人其餘無所讓遐想風徽令人有不及見紫芝之[illegible]

恨若文安學問才藝皆一不減趙承旨特所少者蘊藉耳偶因觀此冊而漫及之

東陽蘭亭跋

蘭亭舊石自薛紹彭竊去以他石刊之今所傳定武本遂爲極致得之者不啻球璧矣劉後邨云婺州倅廳本前輩有評其定武與刑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此東陽本亦碎石見存無恙而字之肥瘦合度風骨秀逸當在諸本之上東陽

隷婺州宜有緣飾其說者而其里人相傳爲宣德間何士英作兩淮鹽運使得之淮南井中一石刻肥瘦兩本今止存其一亦未詳其何故也

又

蘭亭今共推穎上爲最而予獨取國子監本茲東陽本雖晚出似有積薪之美若上黨本未免失之媚不甚伯仲予家藏有定武舊本是五字未損者故於此稍能辨之

孔季將碑跋

郭徵君以韓叔節碑爲漢八分第一予謫觀之樸雅有餘居以其時古耳書者似不經意出之此碑結體用筆自是當時名手所爲不異楷行之有鍾王也然挺拔瓌偉遂開唐人一派漸致肉勝之弊要非宋元人所能夢見也

孔季將碑陰跋

漢碑陰無額獨此有篆門生故吏名五大字其人

前碑所云滕山衆存勒銘宗後者也書法視前碑微異當別是一手與史伯時碑正堪伯仲按洪丞相隸釋謂濮儒開門授徒親受業曰弟子次相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稱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掾屬曰故吏占籍曰故民非吏非民曰處士素非所統曰義士義民此所載名共六十二人郭徵君作金石史以楊用修金石古文謂四十二人爲疑予考其書云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八人故吏八人故民一

[illegible][illegible]與六十二人合徵君特觀其上何而求之省勞
[illegible]疑用修之說蓋臆文不可易如此
甫字季將碑文明甚無可疑者歐陽公於季將
下注一作秀特門生故吏六十二人此外無餘
地公云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
二人又碑截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公於故
吏故民弟子既皆析言乃獨略其門童而云門
生四十三人凡此皆緣公得之偶聞未目睹此

碑故耳山史識

聖教碑跋

聖教碑文皇製序高宗述記後附心經懷仁集王右軍書摹搨入神故傳爲百代模楷論者因碑後有潤色字疑經于志寧諸人手不無失眞不知此爲玄奘譯經言非王弇州辨之已詳黃長睿謂碑中字與所見右軍遺蹟纖微克肖然則偏傍湊合小小展縮之於亦安足云也咸林郭徵君稱此碑爲右軍石刻中

第一諸帖皆相絕千里乎觀府諸家書其原蓋皆出於此後乃有院體之目豈可以里婦之贈而非西子乎或謂今之學書者南人多宗蘭亭北人多宗此碑蘭亭雖右軍得意之筆顧真蹟久秘世所傳刻其視此碑秀姿略同骨氣蒼勁洞達則正不逮耳此本楮墨俱古神采煥然的屬紙搨裝褫乃內府式舊錦如新非尋常士大夫家流傳者比真可寶也

題趙千里水仙真蹟

此緯約如處子手持連花騎飛龍超山海而過者有
凌厲太空一息千里之勢葢宋趙千里筆共匠意傳
神自非後人所可做而及也舊藏內府上標官字十
三號亂後寻得之一老閽顧歲久糊損無展視輒爲
心惻戊申冬日攜入都求名手裝潢始復完好然嘗
謂於中者十年所矣將視古之雲煙過眼者不有愧
乎嘻已憮然者久之

予見瘞鶴銘未斷本多矣嘗以予所藏陸放翁跋較一兩次則南司空本也司空本後歸東孝廉燕為一齋尹以善價購去遂不復睹此本出東陽趙氏精采如新視彼不啻過之乃石城公壬午歲主試吾鄉時所得今歸之吾姻友吳君六翮六翮即石城公是歲所取士也博雅能文行誼最高此本可謂得所主矣夫以秦越湘表幾四千里兵戈喪亂之後經三十餘年而流傳因緣宛如師弟授受若然豈所謂神物

知歸也邪書以誌喜

武含和碑跋

漢武含和碑嘗是靈帝時物自宋歐陽公已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都大僕云家有藏本殘缺與歐公同而以隸釋所載謂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燉煌長史之次弟乃其氏族所出歐公特未之知耳予按此碑文極簡不書卒葬年月古碑多有之而集古錄所記其文至遭疾隕靈止下文悉無

隸額不見氏族所出卽太僕所云又據之隸釋亦似
未睹全碑也今觀此本雖殘缺如故而首尾具存其
文之可見者反多於二公時是可異也至其書法亦
自古逸大約與史仲時乙少卿碑同體獨碑額漢故
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則他碑所無
耳

書晦菴題跋後

朱子嘗留心書畫此題跋三卷持論極正不作道學

門面語其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竹石云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跋與林子中帖云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乃爲刻石常平司西齋蓋於東坡三致意焉世獨知朱子論學排擊東坡而不知其贊美景仰固如此予故特著之古道漸衰流風日下後之講學者獨傳得排

摹法耳豈不可歎

書鄉飲酒碑後

漢隸古雅雄逸有自然韻度魏稍變以方整乏其蘊藉唐人規模之而結體運筆失之矜滯去漢人不彩不履之致已遠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細肚蠶頭燕尾蝨鈎長掠蟲雁褱核四楞鬬遊鸞鑲鐮釘尖諸名色者粗俗不入格太可笑獨怪衡山宏博之學精邃之識而亦不辨此何也此碑爲洪武六年

蘇州大守魏公行鄉飲酒禮王鏊撰文至嘉靖二十二年王廷立石其老八周壽誼生於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至是蓋百有十歲矣盛世養老尊齒之風與太守之賢老人之壽後輩彰顯前人之美皆有足感者故存之

書藤陰劄記後

藤陰劄記北平孫少宰退谷所著中指擊王文成特甚因文成以及陸子皆非公論退谷少受知於馮恭

定恭定之學與文成少異退谷一力攻文成者會恭定也然恭定集中數稱文成致辱細瀆千載聖學之祕有功於吾道甚大獨所辨者無善無惡之說耳義正詞平眞儒有得之言自是不同退谷未免失之厲矣至論元儒右許文正而左劉文靖尤有微旨予知之而不欲言也

書志川草訣歌

志川於書道天分不高而用功多不作赳赳之態少

存晉人遺風此草訣歌其得意之筆也至謂出自右軍猶在然疑間追思杜陵詩學大成之喻爲之一噱

吳將軍碑跋

此碑萬歷間始傳於世石已破碎文不可句讀而年代姓名字獨存吳文大雅藉以有聞幸矣然予於此益歎懷仁爲文憲功臣也

魏勸進碑跋

勸進碑或與受禪碑書或謂鍾繇書俱無的據書法視

漢小變風格皆所不逮王弇州以方整寡情爲漢法予謂正魏法耳此碑爲鵠書與否不可知以鍾楷書推之似非其手也

又

此碑傳魏君臣奸僞之跡益彰王弇州云以太傅書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之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相照耿哉言之雅馴勝於怒罵學者爲文不當如是耶

顏魯公奉使題字跋

歐陽文忠公跋公殘碑有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此公使李希烈時書靖康初唐重爲勒石於蒲者其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對之令人慨想當年幾欲泣下裴瀨什襲又寧獨玩其書法而已哉

郭徵君藏歐陽率更醴泉銘跋

率更書出大令體方筆圓故徵君亟稱之此本其所最珍者與所云宗伯本先後皆歸予而予有疑於徵

君之言肰非爲宗伯左袒也王所自書分法直逼漢人不知有魏無論唐宋王盟津嘗稱爲三百年第一手今觀之益信也

褚河南書聖教序記慈恩碑跋

褚公書聖教序記勒碑慈恩寺浮圖結體用筆婉麗秀穎令人有餘思所謂瑶臺青瑣窅暎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者也而王弇州以爲輕弱不足言蓋其胷中先爲同州本所據故耳予按慈恩公所自書刻

石者同州乃摹刻郭徵君謂同州饒骨慈恩饒韻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雷之勢其言自不可易如弇州軒輕則過矣

褚河南書聖教序記同州碑跋

此褚公書聖教序記刻之同州倅廳者與慈恩本大小略同而肥瘦少異郭徵君援昔人臨蘭亭故事疑二碑皆非公手書謂必習褚者摹慈恩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其氣象風韻狀摹與臨有分公卒於顯慶

三年生不及龍朔今觀所署年月諸字與序記如出一手何所從摹耶後又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應屬他人補書予細察此碑體勢大約與慈恩不殊而稍劑以嚴重故後之論者有虫蠹之歎正使摹刻皆如此亦復何恨

自書素書跋

史載黃石公圯上授張子房書世不傳或以三略當之者既誤而宋張天覺云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

枕中獲素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卽此其眞贋亦在肰疑閒肰其言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而切要平實開引較易故足錄也夫談地上之事者輒必有神奇祕密之術而抑知其所言如此不可以止世之語怪者邪

自書陶詩跋寄陳階六大參

楚州陳階六先生爲吾鄉大參嘗有劄來徵予書以未應長叟之乞事偶錄此卷陶公高風亮節千古寡二

蘇文忠謂唯其爽也故識遺集輪與之外別有領悟及更取他集讀之便如嚼蠟此豈可以貌爲力强耶階六抱經濟之略方樹勳庸於時而山水文章之娛覗嚌昔有加焉知其於陶公必有合也

書三十六峯賦後

三十六峯賦嵩高令樓异賦少室者參寥書大得坡公偃筆遺意而令州謂爲坡公書豈所見別是一本耶乃幷以賦爲坡公作何也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爭坐位帖。魯公稿書耳。王弇州稱其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都玄敬似以草草易之。何也。董文敏言其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戲鴻堂帖。而不足於陝刻。予嘗取而較之。董刻雖點畫分明。神采都亡。其不及陝刻遠甚。人苦不自知。文敏慧人。乃亦爾爾耶。

書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後

雲麾碑硃蒲城宗半刻館所存者法猶可尋予往於燕市見肩卿刻本僅得其形似耳乃朱秉器反以蕭城者爲趙文敏所臨不特考據失實亦豈知書者哉

米元章書方圓菴記跋

天竺辨才建方圓菴守一爲記米海岳愛而書之陸文裕曾有題云前數行磨滅不知何人補之今觀此刻乃全文而前後自是一手無跡可尋較海岳他書有藏鋒歛鍔之美幾入晉人之室矣然海岳晚年所

言其書無一點右軍俗氣顧易王畧帖作據船入水態所居齋又以寶晉名之則何也

爭坐位帖䟦

米元章重顏魯公行書而不重眞書董文敏云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影髴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晉今之學公書者獨效其觚稜斬截乃鈍漢也爭坐位帖與祭姪文同法天眞爛然於二王神契故當出唐諸家之上

聖教碑䟦

予見聖教碑凡數十本初以南大司空本爲第一後得陸文裕本直奕奕過之司空本歸東考旟雲鄒襟遊八淛爲錢塘尹以白金六十星購去文裕本尚在予猷月樓中此本鋒芒具存神采煥然正堪媲美而有補綴數字至其斷文則却無一闕者尤物難得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易經傳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也各自爲卷初無傳字費直以彖象釋經加一傳字附於卦後鄭元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以後如舊是爲今易程子易傳從之晁說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上經一下經二傳十卷彖上傳一象

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是爲古易朱子本義從之昔程子作易傳朱子嘗謂伊川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謂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於是作本義盖以補程子之所未備也故他日又謂某本義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遍滿離不得程夫子書也今坊刻置易傳而以本義孤

行既非全書且又不依呂氏本而依鄭王本所失朱子之傳矣國家頒於學宮以此取士著爲令甲而䟽誤若此歷三百年卒無有能正之者何也且今之尊程子者爲其著書立言有輔翼聖經之功而於其生平所最留心之易傳乃置之如遺豈不可嘅耶

書錢牧齋湯臨川文集序後

弇州鹽義仍之名先往造門有古人之風焉義仍不與相見過矣云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預

出之以慶弇州之至耶抑延弇州至堂而後出之耶
其述事似飾而未確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卒不
聞有他言以復此弇州之弘而亦足以見義仍之能
矣予聞弇州君子也太倉人至今稱其德不衰即爲
文不合亦末矣爲義仍者當因其來而與之歡然相
接以徐致其切磋之義乃處之若此無亦失禮甚乎
予謂牧齋欲訾弇州而適著其美而其訾義仍也君
子以爲猶詆也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八篇言神仙之事而要於易簡其漸門有五曰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亦皆修身養心實功末乃援二氏而一之言易言道德言眞如而仍復歸之神仙其說近於儒而不純然無彼奇詭誕異之談司馬承禎子微謂得之王屋山序而刻之附以口訣云讀其書三年恍然有悟又三年覺身心閒而名利淡又三年天隱子出焉夫云天隱子出焉者何自而出

此其爲子微之自託也明矣故燕子聯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謝遲作跋引此詞謂觀此則此書當是子微所著而宋景濂亦謂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疑即其人然則洪與祖所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者别無所徵亦臆説也

書張子孔氏三世出妻辨後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實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其詳不可考置之勿論可也張世經曰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其曰不喪出母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存堂屈于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啻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

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予按張子以出之爲言生也似也然聖賢生平非如他事可以臆斷今以出妻爲不白之冤乃無所徵信而坐以妻出可乎雖人之賢不賢不視嫡庶爲重輕而欲諱出妻遂致易母無亦悖且誣之甚與予恐學者驟喜其言之新奇而使賢者不得其母非細故也特書以正之

題王太常煙客畫卷

畫一藝耳古人以之澄懷觀道予素頗好之謂不可與他玩好之物等視要至王煙客先生學道之餘留心翰墨昔與先司馬交好京師嘗爲寫山水大幅今猶藏在山齋珍同拱璧重光作噩之夏舟次鴛湖訪故人朱子蓀獲觀此卷其位置皴染法猶可尋而氣韻超逸有在筆墨之外者弗可迹求當是其平生最得意之作廣陵散絕欲不謂之至寶不可讀子蓀齋

記知其得之粤中爲何香山故物以相國之貴且兼
爲之子顧不能長有之雖世變使然而過眼煙雲右
今同慨爽𠅘江樓風景不與反復遺蹤與聖已遥因
題數語又不覺百感之交集也

大觀帖跋

世好蓄帖率以淳化爲最盖謂其爲帖之祖耳其實大觀較勝蔡氏父子人不足言論書當在王侍書之上故弇州謂大觀尤貴重戊申予在都門適孫北海少宰以四帖售之蔡與季氏獲值千金後見予無稱大觀而輕淳化予知其意雖以解嘲然言亦足徵也因出示其所購者云初得僅六卷繼得三卷一爲山左姜太史所贈云以錢二百文得之市上一以數

十金得之並收藏家皆係元本延津劍合固大奇
顧尙缺一卷宜川劉石生昔以其兄客生舊本售之
陳麒公憲副麒公效其家復售之張又南廷尉今見
在廷尉所此本蓋內府物亂後落在民間者旁有金
維釋文但破損不復可展辛酉秋携至吳門重付裝
潢始得完好中頗有蟲蝕痕而幸不傷字與劉氏本
正在伯仲之間故識而藏之